



纵横不出方圆

——改革开放40周年文学演变启示录 □潘凯雄

我相信,每一位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文学家不需要查询任何资料就可以如数家珍地历数过去40年来文学发展的风雨历程。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着眼于创作的维度,从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起步,一路踏着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足迹走完了改革开放的前10年;而着眼于接受的视角,从动辄因一部作品而引发一时的洛阳纸贵到文学逐渐失去轰动效应。其间虽间或有种种小插曲,但这样一条主线无论如何都是十分清晰,抹之不去地记录在那个年代的文学天幕上。进入90年代后,文学发展的步履当然不会停止,客观上也先后出现过诸如新写实、新状态、新历史、女性写作、“80后”、青春文学等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描述与概括,但与80年代那种一呼百应的景观相比,这一切的确就是“圈中人”的自娱自乐了。再往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愈来愈坚决地伸向了文学,于是一面是所谓“纯文学”这只“不死鸟”依然倔强地翱翔在天空,另一面则是令人难以尽数的所谓“俗文学”和“网络文学”异军崛起。

以上对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发展轨迹的勾勒自然过于粗略,而且也只是着眼于小说这一种文学体裁,涵盖性似乎有局限。今天也确有研究那段文学发展历史的学者认为,这样一种概括与描述过于外在,未能深入到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不错,这样一种描述虽然更多地是由文学在那时的外观特征概括而来,但从其背后的某种思想动因而言,一方面的确就是那个年代文学总体状况的一种客观呈现,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之所以会留下了这样一条发展演变的轨迹也绝非偶然或是出自某种人为的操控。事实上,当时代大变革的波澜趋于平缓之后,我们再来回望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就不难发现,种种发展演变固然有其偶然性因素的推动与促进,但更多的时候依然还是文学发展自身的规律在发挥着强大的、不可逆转的作用。这倒是应验了中国的那句老话:“纵横不出方圆,万变不离其宗”。

具体到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发展,这个“方圆”那个“宗”究竟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其间最重要的“圆点”和“本宗”无非有二。

一是时代之使然。的确有言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淡化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甚至将时代因素妖魔化为影响文学发展的障碍。但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文学最终的呈现方式如何,在它的背后总是会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时代的踪迹。贴近时代也好,远离时代也罢,这些都不能简单地成为判定作品优劣的根源。的确,时代对文学的影响并不直接决定文学的优劣,但它对文学走向的影响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之所以会出现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的“快闪”,其背后莫不皆有时代的因素在悄然发挥着作用?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那场令多少国人刻骨铭心的“十年浩劫”,如果没有“十年浩劫”前十七年那接踵而至的各种名目的运动,前述的那些个“快闪”还有出现的可能吗。从“十年浩劫”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是时代的巨变,没有这种巨变,就没有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频频“快闪”,同样的道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同为“新时期”的那个时代依然还在发生着变化,有时甚至是十分深刻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基本都是在一种平缓的节奏下悄然发生而不是

当时代大变革的波澜趋于平缓之后,我们再来回望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其种种发展演变,固然有其偶然性因素的推动与促进,但更多的时候依然还是文学发展自身的规律在发挥着强大的、不可逆转的作用。

前面那种“拨乱反正”式的巨变,由此而来的文学“快闪”随之平缓乃至消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艺术规律之使然。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的“快闪”中,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前三次的“快闪”主要还是写作题材的转移和变化,后两次则重在向文化支撑和写作方式的转化;而再往后的文学很难再用一句话来概括,其原因固然有“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外因,更重要的还在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愈加深入,文学的多样化态势也愈加明显,以至很难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和表现某一时期的文学大潮。而造成这种变化背后最大的推手当属艺术规律本身。文学是艺术,文学对时代对现实的反映与表现之所以不同于新闻和研究报告,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艺术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感染力。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其社会影响力固然巨大,但艺术感染力则有欠缺之处,而这一点在当时之所以为社会、为大众所忽略,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代的巨变刚开始时,人们的聚焦更在于“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当“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任务不再成为社会关注的主题时,“诸神归位”也就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于是,文学也开始从注重表达什么进入到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并重,看起来是艺术性的权重开始得以提升,背后的本质则无疑是艺术规律的作用使然。

上述“圆点”与“本宗”的综合作用画出了改革开放40年文学清晰而靓丽的发展轨迹,而这样一条发展轨迹之于当下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文学艺术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依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这两个十分重要的判断也是摆在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两道大课题:文学如何在这样一个直接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文学如何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实现从“高原”向“高峰”的攀登?牢记时代使命、遵循艺术规律这样的“初心”依然是须臾不可忘却的。

湖南研讨徐文伟长篇报告文学《报春花》

本报讯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由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湖南人民出版社、衡阳市委改革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徐文伟长篇报告文学《报春花:三湘大地改革见闻录》研讨会日前在长沙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编谭谈及张陵、董保存、梁瑞彬、李雄伟、龚旭东、姜成、侯健康、胡良桂、章罗生、王滨海、纪红建、林新华、陈文潭等主办方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游和平主持。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徐文伟新作《报春花》以改革为主题,立足湖南省,全方位鸟瞰、多

诗人走进苍南采访创作

本报讯(记者 王冕) 10月26日至29日,由诗刊社和苍南县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诗意中国·山海苍南——2018中国诗人苍南行”活动在浙江苍南举行。王小妮、李琦、娜夜、李元胜、汤养宗、熊焱、聂权、李点、柯平、涂凌云、手格、王孝稽等来自全国各地和浙江、苍南本地的诗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的苍南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秀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活动期间,诗人们走进碗窑古村落、玉苍山、蒲壮所城、渔寮等地采访,认真参观、详细询问,收获颇丰。大家表示,将以诗歌的形式阐发苍南人文、解读苍南生态,以生动的笔触展示苍南的发展理念和成就。据悉,诗人们此行创作的诗歌将在《诗刊》上发表。

诗与歌的有机结合是此次活动的一大特色。在苍南县第二届网络文化节开幕式暨中国诗人原创诗歌音乐会上,诗人们的代表作被谱成歌曲在现场演唱,艺术地呈现了原作的主旨和风格。在同期举办的论坛上,诗人们围绕“诗”与“歌”的传统以及当下磨合的可能性这一主题展开交流。大家表示,诗歌和歌曲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借鉴彼此特色,通过交流和创新推动二者更好地传播推广。

《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阳台上》在沪发布

本报讯 日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阳台上》在2018上海书展期间发布。

《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共分5辑,收录了作家潘向黎近年来潜心研读、品鉴中国古典诗词的散文新作。在这些文章中,潘向黎展示了宽广的眼界和独到的品位。在品读自己熟悉、喜爱的古诗词时,作者把古典诗词融入了自己的日常

生活。《阳台上》精选了任晓雯近20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9篇,体现了作家在自己写作的早期阶段所做的艰辛努力和有趣探索。书中作品大多聚焦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作者表示,讲述事件会有很多种进入的方式,小说家总会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这涉及他们对社会和小说本身的理解。

(丛子钰)

今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恰满40周年。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实践,也是一次深刻、伟大和辉煌的历史转型。我们的文学,不仅是这一转型中的重要方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还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和回应了这一转型。正是以这种书写和回应,我们的文学介入和参与了这一转型,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转型。

40年来的中国文学主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方面书写了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转型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这一转型之中广大民众的精神与生存,也得到了深刻的书写。就前者而言,从新时期之初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何士光的《乡场上》、张炜的《古船》到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秦腔》等许多小说,包括其间一度形成潮流的,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文学、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到21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打工诗歌”,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在我们的文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书写。我们的工业改革、城市化进程、政治领域中的反腐倡廉、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财经风云……我们的文学均有真切生动和波澜壮阔的书写。正是在对历史转型的深刻书写中,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形象作为代表的“中国人”的精神与生存也得到了丰富的表现。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冯幺爸(何士光《乡场上》),乔厂长(乔厂长上任记),李向南(柯云路《新星》),高加林、孙少平(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隋抱朴、赵炳、赵多多(张炜《古船》),金狗、夏天义(贾平凹《浮躁》),李高成(张平《抉择》),曾本之(刘醒龙《蟠虺》)和唐老爹(朱辉《七层宝塔》)等众多人物形象,不仅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型深刻关联,并且在其中各自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与大量作品中其他更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一起,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的命运与生存,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取得成就的重要标志。成功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应有之义,也是衡量作品对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转型书写得是否成功、是否深刻与有效的重要指标,但近些来,我们的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研究与批评界,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许多专门性的“人物论”写作,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上述经验显然应该为当下的文学充分总结和汲取。

40年来,我们的文学正是在对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转型的书写与关注中,探索、创造、形成和坚持了一种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历史特点的人文主义价值理念,并以此来回应历史,介入和参与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这种新的人文价值理念,我以为首先在于对

历史转型的书写与回应

□何三光

人的重视。具体的人,是文学也是历史转型的核心。我们的历史转型,目的就在于广大“中国人”——中国人民的福祉,因此关注人、书写人,特别是关切与书写改革开放时代中人的状况,关注历史转型中人的悲欢、人的命运、人性所受到的考验、人与人之间从伦理到政治、经济等复杂关系的调整,便构成了40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方面的每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莫不是以对对人的关切、人的表现而产生影响,或者获得文学史地位的。包括上述很多典型人物形象在内,40年来中国文学对人的书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重大课题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二,现实精神和历史意识。文学对改革开放历史转型的书写,不仅表现在像如上所说的作家作品那样以强烈和自觉的现实精神去直面现实、书写现实,还表现在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反思历史,并将现实置放于历史的发展脉络、本质与逻辑中来作理性思考,这样一来,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症结之所在,不管是现实问题中“人”的问题,还是“社会性”的问题,很容易看得清楚。不仅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也能使作品获得了思想艺术深度。新时期之初的很多改革文学作家同时也兼有反思文学作家的身份,或者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便缘于此,比如高晓声、陆文夫、张贤亮、张炜、李国文、贾平凹和蒋子龙等。而张炜的《古船》、余华的《兄弟》、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老生》、刘醒龙的《黄冈秘卷》,则是在更加漫长的历史时段中,从历史的根部与方向回看现实,作品的风格虽各不同,却都具有特别的深沉与冷峻。

第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我们的作家正是在对改革开放的书写、关注与思考中,激发和释放出自我意识。很多作家不仅因此而勇于思考,探索创新,分别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还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观念。以充分自觉的自我意识为基础,作家们的丰富多样的个体多样性,共同形成了健康、正常、充满活力的文学生态,也促成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自身整体性的历史转型和不断的发展变革。

与工商经济、科学技术等其他社会领域一样,改革时代的中国文学生机勃勃,新人辈出,思潮迭起,现象纷繁,处于健康良好的文学生态,这一方面有赖于我们的作家积极地以充分自觉的自我意识来回应时代,参与和介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去;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有赖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对作家与作家的自我意识、个体多样性及文学生态的充分尊重和努力维护。我以为这与上述的诸多方面一样,都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文学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的文学如何书写和回应“永不停步”、仍在进行的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专家探讨“现当代诗学研究”

本报讯 近日,由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学术》编辑部主办的第三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仪式暨《群像之魅》“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研讨会在京举行。评论家米家路、杨小滨、盛艳获得第三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朱现平、李卫东、龙协涛、唐晓渡、敬文东、臧棣、西渡、刘洁岷、钱文亮等参加研讨。

“现当代诗学研究”是《江汉学术》于2004年创设的栏目,所刊登的文章大多

创新诗歌互译

本报讯(记者 行超)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提升中外诗歌翻译水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昆山市文联、张浦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跨越重洋的玫瑰”中外诗歌互译沙龙暨“夏季风”诗会在江苏昆山举行。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贾梦玮,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及胡弦、徐晓华、徐贞敏、高帕N、罗恩·温克勒、恩塔比桑·加洛斯·加夫塔、李迪·林恩·布朗、舍温·毕苏怡、小海、李南、叶丽隽、陈义海、老铁、夏杰等40余位中外诗人、批评家、翻译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致敬麦克尤恩

本报讯 10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腾讯新闻、东方文学国际写作中心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该活动创立于2016年,每年一届,其授奖候选人不分国度、不分种族,旨在致敬一位对文学具有创造性作家,倾心关注人类的爱、困境与理想的作家。本年度致敬的文学人物为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因其充满魅力、颇具风格与敏锐智慧的作品为叙事艺术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表示,从1975年的处女作《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到2016年出版的《坚果壳》,麦克尤

恩以冷峻深刻的笔法,描写了普通人的悲伤欢喜。

麦克尤恩表示,很荣幸能获得这个奖项。当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他们与自己笔下的人物独处,与自己的故事独处。在完成一部小说所需的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除了痛苦,也有快乐,但二者通常都得到他独自品尝。活动现场,麦克尤恩还以“数字革命”为主题发表了演讲。他谈到,今天我们尚处在数字革命的初级阶段,也许历史刚刚完成了第一章。接下来的章节会更加深刻地影响我们如何理解自身的人性,进而影响我们的文学和所有的艺术形式。(宋 喆)

第二届燧石文学奖揭晓

本报讯(记者 王冕) 10月27日,第二届燧石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编蒋子龙及主办方负责人、评委代表等出席并为获奖者颁奖。

燧石文学奖由天津市作协、全国公安文联主办,天津中作华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阅文集团、不空文化联合承办,李敬泽、赵玫、张策、苏童、韩松、蔡骏、蒋方舟、鲁引弓担任评委会成员。第二届燧石文学奖共评出11个奖项:邱雪草的《盗火》获幻想类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吴楚的《无光之地》获幻想类最佳长篇小说奖,张天翼的《等待戈黛娃夫人》获现实类最佳中短篇小说奖,现实类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灵魂厨娘的《疯狗司机》获青春类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钱佳楠的《不吃鸡蛋的人》获青春类最佳长篇小说奖,李灵的《命运的纹缠》获悬疑类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吕铮的《三叉戟》获悬疑类最佳长篇小说奖,“北洋夜行记”团队获特别小说奖,泽帆获新人男作家奖,凌丽莎获新人女作家奖。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优秀作品评选,呈现符合市场和大众期待的文学作品,挖掘具有潜力的新锐作家,打通文学写作向影视、游戏、动漫等转化的关节。

活动现场举办了主题为《名家谈文学与创作》和《青年谈文学与作品输出》两场论坛,与会者围绕相关话题各抒己见。本届燧石文学奖“白莲花·最值得关注的争议性文学事件”是“文学拒绝网络暴力”,呼吁文学远离网络暴力,还作者和读者一片净土。燧石文学孵化基地揭牌仪式与第一届燧石文学奖启动仪式同期举行。据悉,燧石文学奖将通过搭建专业的投稿、报名、参选渠道和奖励机制,着力打造一个文学青年实现梦想、提升价值的平台。

精益求精打造舞台精品

本报讯(记者 李墨波) 10月15日,由河北承德话剧团创作的话剧《成兆才》在河北承德进行了加工修改后的首场演出,并举办了“两改”专家研讨会。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成兆才》按照“两改两演”的工作思路,认真吸纳之前“一改”专家研讨会的修改意见,打造出更为精彩的舞台作品,受到专家肯定。

在之前的“一改”专家研讨会上,专家学者曾就该剧的不足之处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会后,主创团队认真消化专家意见建议,深入分析剧目症结所在,研究修改思路与办法,对话剧进行了修改、完善、提高。修改后的话剧在编剧方面重新梳理了成兆才和灵芝、丁香之间的人物关系,让剧情更为合理,使人物更加有血有肉、真实可信。同时,在舞台调度、演员表演、舞美灯光等具体细节上也做了相应修改,使其更加符合剧情设置。专家们表示,修改后的《成兆才》艺术水准较之前有了明显提升。

据悉,承德话剧团下一阶段将继续精耕细作,认真打磨,坚持演中改、改中演,努力将《成兆才》打造成久演不衰的艺术精品。